

藝文目次

廬江王正茂彙選

受業太谷杜昌炎

全訂

陽城李誥

諫脩洛陽宮乾陽殿疏

張元素

重脩儒學記

呂柟

遊王官谷記

呂柟

一門死節六命行略

成德

雙烈井碑記

石博

重脩司訓署記

石博

臨晉縣志

藝文目次

卷八

一

遊五姓湖記

牛運震

五姓湖記

周景柱

復凍姚二渠記

胡天游

介右人史畧記

王恭先

沁水贈別詩序

李世惠

附選

跋疆域篇後

謝體觀

重脩學宮記

李誥

諫修洛陽宮乾陽殿疏

張元素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後以產怨讟三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一

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示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幸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二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也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

未及隋日而後殘創之人腹亡國隳臣恐陛下之過
基於煬帝矣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二

重脩儒學記

呂 楠

慶陽丁君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淬勵以學宮
圯且隘恐不足作士氣迺謀寮案師生鄉士大夫改
作焉學後空地久棄坳塹囑教諭李孟賢訓導張玠
督平之遂移退省堂於此東西各增號房十五楹分
為五聯後官廨改退省堂址為明倫堂兩齋各增為
五楹益以簷廊碑亭二在明倫堂前改明倫堂址為
大成殿東西兩廡聖賢像移置重飾神厨在東廡北
倉庫在西廡北改大成殿址為戟門舊戟門址為櫺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三

星門外建坊二座儒學門三楹內禮門義路巡按萊
陽王公士英潛江初公啟昭相繼發贖金以助經始
於嘉靖癸未秋落成於乙酉春諸士子咸感德欲識
不忘乃問記於柟嗚呼士子之學與不學由上之人
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遣其子與邑之二三子從學
於予今有此舉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吾
聞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能聞也既聞之患弗
能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
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

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
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諸士子之為學也能奉此三患
存此五恥於以善俗於以康國以為士焉其丁君之
志乎苟徒借為出身之階假為媒祿之計行與言違
名與寔浮寔不有愧於斯建耶諸士子不見張元素
乎唐太宗治洛陽宮乃上書諫止魏徵歎其有回天
之力不見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以不從僭逆高卧
王官時盜賊不入其谷茲二子皆邑人也其學術事
業可與日月爭光况東有傳巖西有伯夷北有王通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四

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倘有采於斯言則茲學也當
與傳巖首陽龍門並鳴於世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

遊王官谷記

呂 柟

王官谷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前少叅許君德微所
重修今臨晉尹丁君仲本增飾之招道流以居守者
也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邱孟
學往遊烏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間即
貽溪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丹柿
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
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
道流曰上祠玉皇北過休休亭參拜表聖畢則日已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五

暮迺北過了了亭飯於聚僊堂飯已有侯沂段綬兩
生讀書於白雲洞中白雲洞者元孤雲子李了了菴
所居以學休休者也臨石泉橋望天柱峰見羣山四
周孫子環拱而此峰孤高挿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
同蓋其峰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
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峰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
引來而西匯為小池欄干護烏寢洞談今古論經籍
久而後能寐晨興瞻翫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
休亭記迺知其抱經濟才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

但末題耐辱居士則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
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
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磴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豈
秦敗晉師至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
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中西北倚峰而立上有
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
也或曰在天柱峰東者為真云道流又欲西觀巖雲
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為曹仙姑
地迺未徃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

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烏臺東同
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窅兀有四瞻
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峰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東
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迺
歎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返坐聚仙堂而飯時
已辰已間飯已東遊豬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
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迺下崖旁流
而行北至柿林臨流編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
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興俱發恨筆硯少以一

筆蘸流中即礪石而膏之得二絕一律予得六絕兩
生皆有一二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者至道流菹以鮮
蕨秋英迺滌卮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
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
仲脩建斯亭以博養生之趣即表聖之濯纓亭地也
徙倚移時詩成而還問脩史覽照瑩心九籥擬綸諸
亭及一鳴牕道流皆曰亡之矣迺謂孟學曰柟嘗薄
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柟舊過聞喜以塵
事問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予見笑於德徵者

多哉遂歸息聚仙堂取宋御史壁間詩韵與孟學賡
和之而後寢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
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山菽以餽予畢迺自石
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柏檜交錯難進迺以手拊道流
背一皂又以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
望不見蛾眉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
曲再登至李孤雲塔孟學歎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
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時輔之失哉予笑而未
諾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峰腰洞口俯

瞰迺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欲直上天柱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欲取開山斧以夷山中魑魅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於衣帶脫然予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又歎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諭表聖及德徵萬歷三年秋九月二十日

一門死節六命行略

成德

先祖成公諱延年號玉山先外祖張公諱炳號鹿岡先嚴諱文桂字子英號仰玉原籍俱平陽霍州人也德不肖生最晚宗祊之派莫知所出惟聞先嚴生前數言先祖與先外祖居同巷讀書同學激昂仗爽不肯向人作低回怩之色又雅同志趣先外祖長先祖數歲先祖以兄呼之先外祖年八十出遊密雲為商不快去而明農迺寄籍於懷柔寅洞里東邵渠庄會先祖以吏員選官先嚴年方十四攜之入都先祖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九

知先外祖卜居邵渠單騎往會相見甚歡酒酣談欲結姻外祖慨然許之既而曰熒熒一女不忍離家入贅可也先祖亦慨然許之接先嚴至邵渠遂完婚年餘生不肖德而先祖之官秦中先嚴復隨入秦無何而先祖離任再歸邵渠年餘歿矣先嚴曰為外家營綜庶務形神備瘁暇則手王元美廿二史類編一冊於石門大峪諸山朗誦高吟一日閱至秦檜害岳忠武事倏而大哭倏而大罵耘田諸傭簇聚而問之則為諸傭述其顛末哭罵如初諸傭亦無不哭且罵者乙

丑之交璫禍肆起逆督闕鳴泰建魏監祠於天仙山
縣令柳茂林以贊禮生強德德抗不為動先嚴密語
德曰兒不讀文文山正氣歌乎頭可斷祠不可拜也
厥後縣令聞之幾成大禍族舅張履禎乘隙健訟年
餘不歇數入都具告廠衛會熹宗皇帝崩乃免云德
於庚辛叨中兩試先嚴教之曰兒當學做人勿學做
官德任山東滋陽縣先嚴就養癸酉秋南場奸偽事
露主試者為丁進烏城私人也授意門生兗州府推
官鄭光昌誣繕一疏將加功於先師姚現聞而文先

生湛持孔先生玉橫皆與焉光昌出疏相商德勃然
曰此熹宗皇帝留佚之君子也大人將欲遺臭萬年
乎光昌唯唯僅出揭而已光昌考選有碍進訊其不
具疏之故而德禍從始矣甲戌夏御史嶧縣褚德培
給事沂州宋之晉為其同門王國賓討補本府缺即
將二處新餉二萬有奇洒派滋陽甯陽濟甯平陰等
七州縣德五具稟國賓再申文各院一移書褚宋以
去就爭之會屯院蕭公爽輔駐節甯陽諸生誨哀公
問於有若一章聲淚憤集終有留忠良除狐媚諸語

蕭怪焉向守道湯道衡巡道冒公起宗訊之湯噤不
發聲冒公獨正色答曰諸生為滋陽伸正氣耳時王
國賓在坐幾無人色次日曲阜謁聖廟七處士民千
餘環德而拜去國賓僅數十步耳德固知禍不可解
回家以辭官稟先嚴先嚴教德曰兒兩舉差快父心
殺人媚人仁者不為况代奸臣殺善類代惡宦殺萬
民哉有榮有辱無榮無辱但兒告之父矣可不謀之
師友請之上官乎德遵父言商於先師姚現聞同年
馬君嘗辭官於直指王公邦柱者再王硬駁以安身

無恙師友力勸以清議有歸後院禹好善先巡漕時
以薦烏程之弟育仁甚獲寵愛而總憲唐世濟本烏
程同邑至戚山東按差挨次應屬金公光辰乃易為
好善又王國賓同府人也入境特叅夫前院薦德在
十一月後院劾德在十一月且好善巡漕曾薦德在
十月一季之間貪廉易位薦在前劾在後竒矣况劾
之人又即薦之人乎則愈竒比德奉旨拿問前曾具
天變可畏一疏通政抑不與上而按察之逮者至矣
按察為顧元鏡布政為勞永嘉俱係烏城私人哀哉

德也素忌於溫史開釁於李王上籠以顧勞中間之
褚宗即錢鍊成身其能當八小人之磨牙淬劍乎德
赴部在乙亥四月十四日一家哭聲動地天日為昏
覓畜長往時或父子終日不食先嚴坦坦自如無幾
微見於顏面德申理前疏真情使老母入都寔先嚴
主之即德具辨疏者七次先嚴寓居順義草臺無不
見也德一杖於錦衣衛鄒太金吾薄責細訊杖罷涕
出再杖於西長安門外董昆剗色色加功去死無多
三待杖於右府成安伯為右簽書恨德觀政時揭其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三

受人投獻奉旨罰俸且承烏程意送監蓋從無此例
也德出監在八月十五是日敵攻順義城破之前此
先嚴令僕輩預懸數十繩套於屋梁又潛掘一大窖
於屋下勢急矣德六妹季白跪告先嚴令匿人窖內
先嚴不從曰諸婦牽連在下我兒我兒老父豈以顛
沛違禮節哉未幾敵排門而入向先嚴索銀先嚴以
魯王歷賜銀盃三十餘箇付之不為止先嚴仰天大
罵以首觸之曰速殺我速殺我因遇害德六妹夜半
賊去始知死狀哭曰父死矣我何用生為德二妾蕭

氏童氏又哭曰翁死矣我何用生為相繼自縊死德妻劉氏先勒幼女二小死旋自縊被惡婢捨兒者解救勸阻得不死德是月二十四日徒步入順義城夜下二鼓聞哭聲壯烈宛若先嚴三更方止幸老母入京看德第七妹並德一長女大小曾弓避深山俱免難焉耳時烏程囑成安解後星火催迫一家六命僅以楊柳作棺浮寄家園不肖已為府差刻逼西邁矣後德妻畢竟以王國賓懸坐贓銀六千七百有奇義不受追呼縊死時當五月間傳聞尸香三日焉越二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三

年同門在京者王三山詹月如高鷺磯楊無山吳永調諸年兄僉同先師華公未齋之命醵資助塋姚師崑斗首捐十金而從不識面諸君子如黃公石齋李公括蒼馮公鄴仙王公介清周公仲馭曹公履垣靳公冽泉陳公幾亭咸來助之同年兄吳駿公揚機部王炳藜葛錦閻吳門姚世兄文初梁溪布衣黃公諱繼祖者又咸來助之約賻金一百九十有奇六樞始得歸土而不肖德罪惡通天未獲生代父命以死塋憑父樞而哭行且覩顏旅瑣食息歲月天地間有是

人是子乎日者聖鑒旁達原赦有路會當曲沃之行
夜宿楊生瑞瓜園伏枕摹文淚浹席上先嚴諸泛泛
小節槩不欲書止敬舉其大者惟德本不足採伏乞
當代儒宗鴻筆君子念襄事古處之誼憐先嚴殉難
之烈哀一家六命刀頭雉經總緣不肖不肯降首俯
從殺人媼人之事故傾陷至此或表傳誅輓垂賜片
言以昭不朽哀哉哀哉今而後知庶吏可為而不可
為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優孟之言固當官之鑒也

雙烈井碑記

石 博

甲申之變姚門胡氏李氏死於井有司上其事撫軍表厥宅里名井雙烈胡廩生姚在陞妻李其媳也庠生翼宸妻余惟節烈之美非不脩乎德者所能出也方闖氛飈蕩深閨避影之人一旦塵奔露竄冀倖生全遭攫搏則弱質不復自主因之破腦剗腸投崖蹈火揆之旅舍引臂輒自斷腕之義目為不瞑矣而胡李度造次顛沛中必無自全之術姑語媳曰難將及與辱身無寧捐生不愧天壤也授乳婦以襁褓自溺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五

於井媳趨繼之寇去家人縋尸出面如生村男女皆羅拜嗚呼死得死所死且不死矣且夫兩烈婦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夫人而知之而先事見幾違衆不惑智之大者所出也夫人而知之乎視冥冥如歸棄呱呱不恤勇之大者所出也夫人而知之乎余故於其死不以慷慨引決盡之而曰非不脩乎德者所能出也抑釋名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字林井以不變更為義易曰改邑不改井烈婦何不可死而死於井固有所取義乎後之飲斯井者頌井所由名無不思潔

其行義安在兩女子死事不與百世之澤同流芳不
竭哉

重建司訓署記

石博

司訓缺裁署圯丁巳秋余初受是職僑居己未居停復毀於雨邑宰為調匠役余捐俸庀材經始於庚申秋落成於辛酉春舊堂址畸左徙而中處之視舊模高數尺附以耳房古槐左右列啟門向衢無有隱蔽門左右為小室居役取道堂西而入為北房五楹東西南房各三楹鑿時習齋東壁安戶牖達明倫堂補屋於北別為一院堂東為厨厨之南舊堂基也其外廟寺巍峩古柳參差有園林之致負槐作亭蒔花竹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七

其中東向牖牆遠攬益勝南則為廡為僕舍廡前有隙地居民輸官私據余授價復之鑿井得泉滌圃作場為獲稼灌蔬之所是役也基以甃甃壁以柱礎椽必合覆為樸為堅皆歷年久遠計或曰傳舍也以子之絀於財曷為是舉余曰唯唯否否夫皇皇財利者庶人之行也孜孜興事者君子之志也位卑才鈍不獲宣猷奏績為君子沒齒聲豈遂碌碌俯仰惟利是事以庶人自處哉且自余復是官俾是官永得所居百世後將見余用心為以視世之登登馮馮輪焉負

焉僅肩輿秉燭一過或一二傳即子孫不能有得失
果安在哉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六

太守周侯濬湖之三年余與浙東胡稚威及周侯永濟萬泉二明府泛舟於湖是湖匯永臨虞三邑之交南浸中條北接桑泉東受姚暹渠鴨子池諸水西抵趙伊鎮輸於涑水周環六七十里五老諸峰倒影其中孤山峨嶠岡遠空涵翠復映帶之十月二日余與張畢二明府先後至湖已而周侯自虞鄉却來與迎胡君達湖上當是時漁人篙工及湖山農民百數十人咸艤舟以待明日登舟由南岸放乎中流綠嵐微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九

暈紅林未脫風平煙淨湖光潏灩白雲橫抹橋影參差已而扣舷載詠舉酒相屬高譙轉清極望曠渺樂可知已漁人農父有歌於舟中者隸卒按拍吹笛和之漁之桑流而施鼠者鼠聲與歌相答也周侯推酒饌以饜耕牧之民俯仰雲水四顧洲原為說鄉土山川風景之勝晴雨桑麻伏臘賽醮之樂移舟促棹酒酣耳熱雜引杯觴高索果栗若不知有太守者鳧雁懽聲林木交舞日暮影轉夷猶不厭夫守土不可以遊覽為事彼其部領文奏一日之翫則廢之矣矧其

朱幡皂蓋鹵簿騶騎於山水之趣何有哉謝靈運泛
麻源山簡醉高陽池吾意其掾吏猶苦之為之民者
顧安所得共焉如使僕僕鑿山谷供帳具則民不利
有風雅之使君可知也至若逸人畸士徃徃幅巾竹
杖喜自放於山巔水渚之外一遇達官畫舸鼓吹則
有欸乃一聲棹烟港荻浦而去耳夫又安從致之然
則周侯今日之遊其何以為此樂也昔湖當盛時環
陂皆樓閣臺館桃李霞綺酒旗歌管晻映簇集湖之
於且涸者今百餘年周侯疏涑水併湖濬之今之清
波滢漾彌望浩森者周侯力也淺有菰蒲深有葭葦
魚鰕之產歲千萬石湖之民攜而弋其利者倍禾稼
之入扶老艾抱孩穉熙熙於山色湖光之中者朝夕
徧焉乃今周侯得一遊遊而山農澤氓益得有其樂
然則湖自周侯始湖之遊亦自周侯始雖謂周侯治
蒲如斯遊可也

五姓湖記

周景柱

湖當臨虞間環迴數十里古所謂張揚池也五姓不知何以稱或曰昔湖有五姓漁者因以名余少讀漢書曾參韓信攻魏將孫林邀於東張未識其地後讀水經注始知為涑川所經因考地志湖接桑泉帶割首面中條空浮翠涵景象多有徃徃想見其處乾隆壬申自甯武移守蒲以事徃臨晉得至湖所湖人云前時環陂皆樓閣亭館雜樹桃李丹綺照耀酒帘歌箏遊者簇集波光渺瀰吞漾雲日烟艇徃來泛狎鷗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十一

鷺光景良勝今湖就涸者久佳賞麗矚曩昔殊異惜予不及見然漪吹練滌猶足悅心目曠志趣蓋山西諸郡多叢山廣原陂澤川池所在鮮少一日得此江鄉之思悠然自生至明年水之涸者復生又明年方有事涑姚之渠遂并湖濬之浩淼彌望浮碧無際湖中有堤橋影參差樹色映掩行人徃來儼若圖畫湖先多魚既涸故民失網罟利及是水日盈魚愈衆癸酉歲眾師棹入者舟數十比甲戌已百餘今年乙亥且二百蓋合臨虞永三邑之人皆徃焉四方諸郡或

先賦以金而後償魚計其利歲可數萬夫陂毀鴻郤
黃鵠託歌練湖既復懽傳丹陽蓋民之畏奪其資而
喜得其獲也左傳言衛文公元年三十乘季年乃三
百乘今湖魚之美有似於此予又以喜其利之無窮
若夫移畫舫泛清泠擎蒲荷之芬芳狎鳧鴈之翔泳
太守得以官政暇餘與邦人相狎其際猶未也

復涑姚二渠記

胡天游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沔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溪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於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時永豐渠舊而酈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陂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挾泥沙時時滯不循其理久益為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三

史書稱名勿絕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瘡甚而張澤者即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為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緒渠郵以輸河涸數十載鯁前時入河道允二渠積闕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暹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撼郭邑因颶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踔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為困河東兵脩道喬公泣蒲三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甯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

畢安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却菑底
輯使無濫沈川瀆順性歲種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
先迺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
世世於是計凍與暹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者
率戶後焉其非蒲所治而統於河東為解州以畀其
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
分主之以為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迺畚迺鑿
迺䟽迺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
解安邑屬蒲永濟三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二十四

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庫異時凍
橫擣入里為巨浸狂溜勇淘地益底深岍高下絕懸
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凍要害如軍陳攻
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凶門
卒杜服上為其堤崇築加仞厚固彌鞏責官吏以時
衛於是憤帖鬱宣潦縮其暴乎野者壤出其淪於墊
者昔若食得饘茲委壑如紡土燥厥穉復於田耕塗
權里歌忘其恐難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
其人勿怠日夕既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悅以先民

佚道使衆君子於事有如此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為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為之謂復修其圯功攘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診斯謀美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慮康享民視遐萬徹所為猶有尚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為政者師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績毋墮

介右人史畧序

王恭先

古史之體春秋而已自子長變編年為紀傳作者代起皆禘史記也第稱文繁學者難徧識溫公通鑑出而全史并包編年之體亦復議者謂於春秋勸懲之法有未盡合者紮陽踵其遺書更立義例綱舉目張經傳之骸備矣自是史鑑分途隳楛舊史者東萊詳節是也擦撫綱鑑者鳳洲會纂是也乃若鎔鑄經史會歸綱目采擇博考覈詳則介子右人史畧一書深得溫文二公心法右人家富遺書能力學窮考盡氣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二十六

志不少休是書首於帝王著統紀后妃諸王以次附分封侯國又次之僭國藩鎮篡賊叛逆莫不識其始末正以功罪至於漢壯繆侯之死也則書曰呂蒙入寇江陵守將關羽自攻樊還死之因事表心特異舊文則亦綱目特書之變例也夫代不能有治而無亂也統不能有正而無閏也世儒不察妄測天命以河汾之賢其作元經也曰春秋抗王以尊魯元經抗帝以尊中國斷南北之疑挈正統而歸於拓拔氏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斯言諄矣且彼劉石苻姚何一非

居先王之國而子先王之民耶宋王欽若撰冊府元龜以宋魏書中索頭島夸之號事涉不經請詔削去詎謂文中見出欽若下哉嗚呼天下之生久矣紫色鼂聲餘分閏位天故生之以資聖主之驅除作者能究心於此即無統之國亦有樂歷篡賊叛逆亦有年號天道人事倚伏乘除莫不默應皇極之數蓋天不變道亦不變天即變道仍不變如斯而已然後知此書匪徒粹羣言以便誦也嚴理欲而昭勸戒大經大法存焉矣

泌水贈別詩序

李世惠

泌水蓋泚水之訛云陳與宛不相蒙好事者往往辨之然附會已成攘奪之陋爰及形勝遂使居是邦者不得不篤信詩人於是樂飢之旨相奉為此中治譜矣僕既慵且拙器用不適於盤錯非借空山茂草之靈將有不可以慵不可以拙者雖欲策羸茹糲待罪於七年之久其可得乎然則泌水未嘗負僕僕寔負泌水矣倘以不温不飽之隙尋怨於荒殘亦將絃歌有知得以非夷非惠之身過督乎戶素竊念三河風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二十六

雨四野烟霞以僕雄長乎其間邀有歲月當其西臨上陌指顧隆中躬耕之廬若遠若近其南則盤山峩然淮水蔡水所從出也北眺仙陂煙水蒼茫召父之利賴猶有存者東歷沙河訪吳砦之舊址思雪夜之勛高慷慨奮往廳事西偏間嘗運甓誅茅闕有半畝之宮上棟下宇花明竹翠主人日高而起脫巾忘盟館園中之杞菊聆樹上之禽言坐於斯眠於斯咏歌於斯種種領畧不減柴村清興長吏俗人徒虛語耳古之出而仕於四方者每樂其風上而寄氏族長子

孫焉不僅卜桐鄉俎豆已也舊游眷戀夢魂以之人情不遠如是僕旦暮舍此而歸矣君子之於人也相別而贈以言山川草木物寔有情而臨岐默默忍乎哉故凡七年中耳之所聞目之所覩足跡之所涉懷想之所存各為刻畫以當扳條之義百首成數也卽有漏於百之外與冒於百之中者可與言而不言不可與言而言君其問諸簿書

跋疆域篇後

謝體觀

臨邑之未分也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
蓋古子男之封也雖地當孔道輪蹄絡繹而候人之
需供給不匱則以膏腴之田多在邑南以兩邑而應
一驛宜其然矣自前宰劉君政令嚴酷赤子獸駭萑
苻告警遂使繡衣持斧勦撫相機分縣之議於是而
定夫民之變也非地勢遼濶鞭長不及繇馭之不得
其道也聞劉君將陞廳事先飲醇酒數斗筆楚亂下
受杖者血污淋漓街衢殷紅至鋌而走險受誅者七
八人而劉君亦為荒谷之莫敖矣身亾邑盛能不痛
恨於曩昔哉

重修學宮記

李 誥

廬江竹垞夫子蒞臨三年政舉倍成士懌民歡乃庀學宮五旬而竣夫學以興教政之本也昌黎守潮增朝夕租賦簿書期會之急語以興學育士不以為故事則曰志未逮也嗚呼啜膏粱最藜藿固人情哉憶夫子蒞陽城拔諸生尤者舍以高館訓以嚴師養以厚餼暇則進於屏陳說邑之利病繼以文事口授指畫妙思逍遙溢氣全涌時既久出酒肴果栗相勞如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三十一

慈母哺子喃喃口不休士子忘其為長官長官亦自忘也高譙轉清擊節未厭自暮達旦猶不欲歸學之生徒有不獲侍坐者則以為悵或曰陽僻而簡夫子得以暇接士而抑知不然昔陽明平宸濠左旋麾而右鐃鼓猶日與其徒講不輟臨當九達軍務方勞夫子手一編得英才樂鄰邑人士皆奔走自奮扳援而來吾夫子乃相與訂射飲論婚喪明祭祀訪農田水利之脩當事或迂之而夫子曰政不廢學以益吾政故凡有興草犁然人心學校之修其一也然而此其

本矣誥在陽得誨深今更從事於臨臨之人願與誥
誌之因誌學宮以誌夫子

臨晉縣志

藝文

卷八

三十一